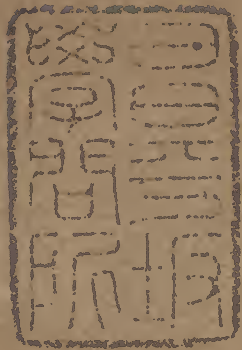


說
鈴

續集二



筠廊二年
池北偶談上

庫文閣內			
三七函	二四冊	三七號	漢書類

漢書門			
二四冊	一三函	三七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70
冊數	24 (22)
函號	371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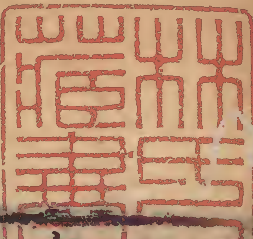


均廊二筆

漢章文庫

商丘宋

牽牧仲



金明昌有七印一曰內府葫蘆印二曰羣玉秘珍三曰明昌寶玩
 四曰明昌御覽五曰御府寶繪六曰明昌中秘七曰明昌御府又
 宋宣和天水雙龍印有方圓二樣法書用圓名畫用方宣和明昌
 二帝題籤法書用墨名畫用泥金又宋高宗御府手卷畫前上白
 引縫間用乾卦圓印其下用希世瑞方印畫卷畫處下方用紹興
 二字印墨蹟不用卷上合縫卦印止用其下希世小印其後紹興
 紹興小璽見秀水汪玉水 玉璽璽網
 兼于京師設同阮亭尚書惡古今二十五家書為曹子建阮嗣宗
 陶淵明謝康樂元暉陳伯玉張子壽王粲曹孟德王羲之王子美李太

古今詩苑二卷

白韓退之章蘇州柳子厚蘇子瞻董仲舒陸贄五六連山高李迥
何六復徐昌毅高蘇門皇甫子安子情壽之書未能卒業
晉書徐邈傳云邈章太守范甯故吏十五載曹下屬城採米風疾
並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大吏與邈書曰知足下獲十五載曹各之
一縣入吏假歸白於邈見邈是日心百難故廣其視聽吾謂勸道
以寔不以文足下日長有勉廢事無庸則之悔其負而入聽不感
豈須色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釐德之所資又
不可縱小吏為耳目也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
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
善人與尸前史所書可謂遠哉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此論深
得大體余所服膺然伺察之風不可開而壅蔽之害亦宜去必也

公德並觀如舜之明目達聰乃為善治耳

先文康起家揚州今常云前生不善今生知縣前生作惡知縣附
郭惡貫滿盈附郭省城雖雅謔亦官箴也

白樂天有感詩云莫養瘦馬約莫教小妓女後事在目前不信君
看取馬肥快行走妓長能歌舞五年五歲間已謝藥一主借問新
舊主誰樂誰辛苦請君大書上地筆書之為後世揚州養女者為
養瘦馬當本諸此

李峴炯康對山身後皆覺各証之孫李集在岳州大陽山順治間
被發為盧龍韓子新收漢康裏在武功近刻數年前亦被發形已
消化目炯之如生與陳武帝贊生白骨大相類余有詩紀其事
邵青門長蘅云詠物詩最難六少陵詠物亦非至處余云詠物有

二種一種刻畫如畫家李小坡畫史考義山鄭之書唐諸人是也
一種寫意工者頗多要以少畫為正宗必如青門言蘇物非少陵
至處豈房兵曹馬蕃劍畫外諸什色有所不足乎青門又云畫鷹
一首句云是畫鷹杜之佳處不在其所謂詩不必大貼切也余于
此下一轉語當在切與不切之間

順治朝平涼府修城掘地得石碣一則唐張說撰本草獎厚書上
類聖教序一則皮日休虛中鈔書鍾顏魯公多寶帖跋本草云錢
味甘大熱有毒偏能駐顏彩澤滋潤善療饑寒困厄之患立驗能
利邦國惡賢達畏清廉貪婪者服之以均平為良如不均平則冷
熱相激令人霍亂其藥采無時采至非理則味臭及既流行能役
神靈通鬼氣如積而不散則有水火盜賊之災生如散而不積則

有飢寒困厄之患至一積一散謂之道不以為珍謂之德取與合
宜謂之義使無非分謂之禮博施濟眾謂之仁出不失期謂之信
入不妨已謂之智以此七術行鍊方可久而服之令人長壽若服
之非理則弱志傷神切須忌之產中鈔云特道整於人道果不足
責誇藝傲于俗藥米能害七志五音五惠事失乎謙寧失乎
過敵寧失乎避舉高不足舉中道有取高不足舉名中必有
議不足防乎避有餘威之節不行則其德不著也古者慎思已
權奪位思已位誇人思已德人思已量事會念氣天其食即飽
矣租衣思粟民其衣即溫矣何以難處人無營己之美何以處權
門無徇己之意勿為仁義誇勿命意盡勿為無位高勿取要君
利一敬思來侮一愛思百忘仇是人之善傷非己之是在貪若思

富者忘李氏在賤若思貴者忘年終猶至念其滿積蓋念歌
器若連諒如斯何憂復何耻

益都相國孫文定公廷銓有與趙孟頫文詩序子健主者市井人
族大蕃衍居滿天下如青蠅集止有人處則來如聞其先與于夏
后氏時嘗因左右于夏后氏後趙孟頫以死憂甚孟王心王覺而踈
之故五子之歌妹邦之語皆及之詩皆致之妙儼為至于春秋為
禍彌篤若齊慶氏鄭良霄氏楚令尹子士知為射姑追惟禍本亦
罔非厥辜所不廢絕者以材近視史能事鬼神又善為人居間侑
客可優俳畜耳漢高帝微時與其友孫通武媪宗歡甚數顧之及
有天下嘗因朝集引入未央宮謁太上太上為之怡顏殿上皆稱
萬歲自是遂得出入禁中不復可止孝惠帝時齊悼惠王來朝坐

帝上太后怒甚令于宮中伏甲刺王賴帝覺之未發逸去城陽景
王時尚少念其如此及為朱虛侯入宿衛陽尊事生為斬諸呂亡
命一人卒誅鋤之自後諸類殺殺人聞知人陰事為作判客姦人
者亦少懼焉元符以來其類甚多其與朝士遊者猥雜多故
不可悉紀蓋嘗死于東方朔等之類也若于班伯製弄于揚雄而
晉魏之俗人主為道無甚效然元符嘗有息心真主處者皆
昏酣廢事清談盡不可耐于其時也其後世亦與宋陶冢者明有
節人不盡之而亦即為其類也其在青州自稱言郵從事聞
之未接是一通之為事也其人亦與上世以星余為一握
手而去其屬上世亦與上世也其在青州自稱言郵從事聞
貧家無歡以是為其類也其在青州自稱言郵從事聞

卷之三

達客所從主人之學... 徐來之又不... 氣非真... 雖情雜... 京則至... 委則不至... 僂下走... 在統均... 客延與... 晚得之... 生不謂...

春朝秋夕觸事恨人昔人有云貞女不以家貧改節石交不以失勢墮懷如生所為寧堪酬對裴徊領戀受侮將多作為此詩絕之云爾詩曰馭沓木何許前席有親生參持清濁意謬得賢聖名舉世悅滑澤執手意易傾初為禮法設轉與淫媒并區、挾餅智修飾益焉盈令人發狂疾舉動極乖嬰昔我窮讀日憔悴世人輕感君時一顧風雨聽鴉鳴雖未不須史造二見交情既蒙提携力追我于上京招選群貴門所至得逢迎被服或金玉旅進多琴箏嘉賓四而會親之知弟足恭歡心所願意得智舉橫俯仰發光祿翔翔入禁庭一朝見天子左顧則前把詩全亦臺府公謙侍承明龍舸昆池賞鷹臺九日晏君王賜顏色幾君德容發一以散投老返柴荆親感深故國桃李南榮會思為君調玉笙寧

知初意易非後少年行莫未與中賜差也時自驚絃歌未及已頭
岑意不享芳華空端堂無誰而日成四座俱歡暢衰鬢獨慳：憑
君侮老意吹入斷腸聲時後堪：心似燭燼盡平生逝當永離絕行
矣莫田停代急詩曰幾生迴席對主人亦何惡賤子雖薄劣家世
頗有餘金醉修令德彷彿類玄初馨香從風發顏色日敷腴處為
韞匱玉行為待價沽一為君子使三入承明廬薦璧鳴前導招賢
托後車何以酬嘉德絲絃紫玉壺何以陪衍燕炮鱉暨烹魚逢君
騰達日燕市顧當墟馭軌自雕飾因風托賤軀盈：席上待冉：
府中趨殷懃唯我有斟酌自誰無何意平原客中道遇諛諛餅粟
皆成耻醉飽亦唯辜群迷還自困遺恨在狂且百壺隨顯父一石
侍淳于但恢江海量吾馬為禍樞請借席前地再一試馳驅萬堂

陳寶瑟香閣泛金鳧君其憑軾坐觀我戲前除越席遙賜爵促坐
對騰觚曲調先心爨投瓊當面呼短長朝陞楯飢飽弄侏儒悲者
為之喜慘者為之舒霍然病良已何必讀素書：遂客令作計
太迂踈坐客聞此言雄辨驚四隅麾之不能去顰蹙將何如沉吟
復沉吟請君甕中君

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初三日 上諭部院諸臣朕因天氣炎熱特
奉 兩宮避暑瀛臺今幸天下少安四方無事然每日侵晨御門
聽政未嘗整輟郡等冬勤蟻字時來啓奏晉記宋史所載賜諸臣
于後苑賞花釣魚傳為美談今于楊畔蒔設亭網以待卿等游釣
可于奏事之暇各就水次共擬詩互隨其大小多寡携歸邸舍以
見朕一體燕適之意謹謂東方曼倩割肉之事不可見于今日者

也特諭時臣等官刑部郎中躬逢其盛謹稽首錄此
祥符周雪客在浚晉釋蠶二事其一正統朝于忠肅錄巡撫太原
有憫農采桑婦二詩先文康于天啓朝令陽曲手書刻縣治屏上
至今猶存憫農云無雨農愁有雨農辛苦老夫出門荷犁鋤村
婦看家事縫補可憐小女年十餘赤腳蓬頭衣藍綾提筐朝去暮
始歸青菜挑來半粘土茅簷風急欠難炊旋藝山柴帶根煮夜歸
夫婦聊充飢食罷相看淚如雨將奈何有口難論辛苦多嗟爾縣
當撫摩采桑婦云低樹采桑易高樹采桑難日出采桑去日暮采
桑還歸來喂葉上蠶薄誰問花開與花落二暇總起近三賦此際
祇愁風雨惡割鷄裂紙祀蠶神蠶若成時忘苦辛但願公家租賦
給一絲不望上儂身丁男幸免官府責脂粉何須事顏色蠶蠶猶

未是閒時却與兒夫勸稼穡其一陽曲縣治有先文康詩版云黃
口兒依母賣兒完母錢分明割已肉何待別人憐此詩家集未載
敬為補入知公詩文散佚者多矣
偶得蒲州朱牧所撰閔侯祖墓碑事奇而文不推馴以示吾友馮
子山公山公走筆作記一篇庶足與侯並不朽云

附記 天之生聖賢也必鍾祥于世德之家故大孝尊親感思貽
父母令名予嘗覽漢壽亭侯墓志其詞曰神廟號徧宇內
血食綿千古而其祖若考名在祠廟無不侯在天之靈必有
畫然慈痛者予每過河東尋其墓之必思吾之不可得康熙十
七年戊午解州有營平士于其墓者為墓志廟侯故居也昌
晝夢侯授以易碑二大字其文曰見諸碑者得巨與碑之表上

有字昌急合贊乃純傑之祖涉山世諱字生卒于大略循山
而未得墓道為遂奔告每州守王未旦朱旦作顯侯祖墓碑記
記中載侯祖石磐公諱字子以之帝永元二年燕生居解
州常平村實也里公冲野葬處以爲春秋記其子卒于桓帝永
壽三年丁酉享年六十八子諱毅字道遠性至孝父沒廬墓三
年既免喪于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長嬰
胡氏于靈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平其大略如此
昔趙宋時劉廷翰官貴當追封三代少孫其大父以上皆不逮
事忘其家諱太宗為撰名親書賜之載在宋史以為美談亦以
教孝也而况侯之祖若考皆有名氏載墳石章之可考者顧忍
軼之哉朱旦又言桃園結義之俗說宜關伏魔大帝之稱號宜

更其論甚正商丘宋公嘗言壯繆惡謚當易以嘉名侯既殺身
成仁矣尚可以成敗論乎予並存斯言也以談議禮君子錢塘
馮景敬記

古今事有相類者北魏長孫子彥嘗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命
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笑自若時以爲踰于關侯楚熊渠子夜見
寢石以爲虎也射之沒鏃及知其爲石再射之不入矣此事已聞
李將軍之先又北周李遠獵于莎柵見石于叢蒿中以為伏兔射
之鏃入寸許視之乃石文帝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有此事
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矣隋元胄文帝託以腹心當帝為周丞
相趙王招謀害帝上將酒肴詣王宅王引帝入寢室胄坐于戶側
王令其二子進瓜因將刺帝及酒罷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瓜連

留帝將為不利。冑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王叱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為者？叱之使卻。冑腹日積，遂入衛王門。其姓名冑以實對。王曰：汝非昔事者。王若乎？冑曰：賜之酒。曰：吾豈不善之意耶？卿何猜警如是？王為叱，將入。冑恐其為愛，扶令上坐。如此者再三。王稱喉乾，冑就斟而飲。冑不動，會臆。王適後，至帝降階迎之。冑耳語勸帝逃去。帝不悟，曰：彼無兵馬，何能為？冑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冑不聽。既而，何益邪？復入座。冑聞室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帝下林趨而去。趙王將追帝，冑以身蔽戶。王不得出。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誅。趙王帝受禪，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冑功也。此事與鴻門樊將軍何以異耶？

北魏李崇奉詔封蠟。戎服武飾，心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又傳永年踰八十，盤馬奮稍，常言老每自稱六十九。余今年政七十矣，念之惘然。

四明周地公斯盛語余曰：曾于友人處見盃內水貯一螺，主人曰：此異物也。另取水一盃，入蠶少許，置其內，螺殼開，飛出一蜂，高尺許，蜂尾一線，綴殼內，飛舞良久，以尾尾五蜂，遂縮入其理，殆不可解。

秦州宮紫陽宮。中明崇禎奉末，名不為詩。四房李翰林士淳首卷紫陽孫慈言中，今矣未幾，十八名亦為詩。四房李編修鳳翥首卷，嘗慈言公卓此上，亦與之。慈言曰：是長祖武之兆也。果符其言。

王尚書阮亭常遊高公念東三事一公少嘗家居時夏月獨行郊外于隄邊柳陰中乘涼一人車載瓦器松煙下屣擁不得上招公挽其車公欣然從之適時驟至驚曰此高公何乃爾公笑而去一達官遣役來候公公方與群兒戲河內復有就浴呼公為洗背問高侍郎家何在一笑指公曰此即是役于水中跪謝公亦于水中答之一公賦詩凡坐春中一無類于與公族人相角走訴公且以頭撞公家人奔起勸之去公徐問曰此為誰所言何事蓋公方酣吟毫不挂念其胸次為何等耶

王荆公百家唐詩選二十卷海陵已久余曩得殘帙八卷付山陽丘適求迴刺行近復得乾道間盤谷倪仲傳舊本所述十二卷皆在更屬適求續刻稱全書矣按荆公此選唐賢遺棄最多殊不滿意人或疑此非真本不知荆公凡事孤行一意全不猶人此選出公手訂無疑但未盡善耳嚴滄浪詩話云荆公百家詩選如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張燕公張曲江賈至王維獨孤及韋應物孫逖祖詠劉春虛綦毋潛劉長卿李長吉皆大名家均未入選李杜韓柳以家有其集故不載荆公嘗語似世蘇宋遺道所有者選之乃序言觀唐詩者觀此足矣皇二語世遺王長其尚書亦云三復荆公此選不解其意蓋詩意曰之言勿謂世之則可以為佳選則未也

山東臬司廳事前一白石六詩三三之石為劉雲為一者官竊去司役追取署官忘不語之也最長二百本仍存舊蓋同里沈文端公三為明詩三卷名曰三石身高石空風余藏公家

隨駕上陵我求歸之意已與申老先生說過尚未見許過日再
圖沈埭近日頗知讀書講書作文與處家之事都曉的些可寄
信與尹中峰宅上說明年親而果卷不知幾時起身房已替他
尋下八月廿一日書 書中所云多至言格論除隨時一二事
外其餘宜不時觀覽自有益處 坊牌既不能止隨府縣建在
那處只不可妨碍人家既有自修木料官木料不必用他的
吾年近九旬官居極品百凡與人應酬禮貌自宜簡重若上司
與本處公祖父母禮必不可少者不得不與相見閑常枉顧只
可以居鄉辭謝之而已僕：往來不無太褻 出門如見賓入
虛如有人獨立不媿影獨寢不媿衾 右歸德沈文端公家書
一通字：聖賢忠恕之旨予方欲續名臣言行錄因從牧仲判

院借歸手錄藏之然以文端公敬慎如此而猶不免四明之忌
妖書之獄震動天下吁可畏哉康熙十六年夏五新城後學王
士禛謹跋

余曩以西江詩派論課士豫章率味於題旨鮮當人意者新建張
更部扶長 泰來 致政家居耄年好學撰江西詩派圖錄首述呂居
仁所定宗派次總論次小傳次真客問答甚盛舉也取日摘錄于
此

黃山谷以下凡二十五人 陳師道 潘耒臨 樂遠 洪朋
洪芻 饒節 祖可 徐俯 林敏修 洪炎 汪革 李錡
韓駒 李彭 晁冲之 江端本 楊萬里 謝翱 夏倪 林
敏功 潘大觀 王直方 善權 高荷 呂本中 此後儀

王伯厚小學紺珠定本初胡氏若傑德與山堂考有何顛
而無高荷且列洪明于卷之幾據掌志有高荷何顛而無何
顛呂本中復不在二十五人之中然洪明有誤今並記之

附扶長論略

說者謂居仁作日既推山谷為宗派之宗二十五
人皆嗣公法者今圖中所載或師老杜或師儲辛或師二蘇師
承非一家也詩派獨宗江西惟江西得而有之何以或產于揚
或產于宛或產于豫或產于荆梁似風土又有得而限之矣或
謂三百五篇而後作詩者原有江西一派自淵明已然至山谷
而衣鉢始傳似宗派盡于二十五人也及考紹興初晁仲石嘗
與范顧言曾襄父同學詩于居仁後湖居士蘇養直歌詩清腴
蓋江西之派別坡公謂秦少章句法本黃子夏均久亦稱張彥

寶詩出江西諸人范元寶曾從山谷學詩山谷又有贈晁無咎
詩孰持荆山玉要我雕琢之彼數子者宗派既同而不得與于
后山之列何也呂公嘗誤紫微詩話見諸葛什者僅八九人而
止餘悉無聞焉抑又何也聞公尚有知友編一書惜未之見
大抵宗派一說其來已久實不妨自公之嚴若浪論詩體始
于風雅建安而後體固不一意宋有元祐體江西體註云元祐
體即江西派乃黃山谷蘇東坡陸九淵劉後村數石屏之詩是
詩家已開風氣之先矣居仁固不在此一詩體所及遂有二
十五人爰作圖以記之詎必謂其人之詩全與公之遠近歟
觀呂公自序有云同作並和雖遠或異要皆所傳者一其厓
略殆可觀矣宋大中丞張仲夫生亦及以此心題友人有所達

戶而下問者聊書此意以奉之
之姓氏索其詳而不可得
其有關於宗派者人
宗派圖錄後之學詩者得
以寬焉

康熙十年五月十八日鎮江府
復民船二隻不知去向
山地方掣去鄉民莊建源
見四龍闕于雲中是日也
楚中亦大雨寒凜如冬

平涼崆峒山廣成洞有元鶴二風日晴朗往之
添二子

慈山佛燈人多見之每除夕山之雲卓
獨樂寺觀音閣通州孤山破塔皆有燈出互相往來漏盡各返原
處好事者恒裹糧候之

近得沈文端相國瓦紐玉印一刻帝曰中州一士神宗玉音也同
里先賢手澤在焉良堪寶玩

福清葉臺山相刻有白玉觀音一高尺餘朱唇黑髮天然異品又
白玉帶一亦千金皆得之毛帥文龍後觀音無尾菴燬于火帶為
敢逆取去相國五世孫凌雲云

宜典故相妻轉嫁平湖坊一宋製山玉六真像會秘藏枕函中六
十餘年近已得善價為武林貴官有云
杞縣易知由軍閩縣地盤若干
千餘若干藥哉念真世祖表忠
意高古矣

景泰朝吳門陳緝然祭酒饒汝藏書甚富老善藝篆嘗得褚模
漢帖一卷疑為入石更得教石分級宋人書法寫當時館閣諸大
老重為跋尾付于孫葆森輩下年其家從孫相持褚摹蘭亭求售
余摩挲竟日辨其非真而米芾小行書佳絕摹數在諸題俱真
良不可解忽憶舊曾于弁州四部偶及大宋承題跋中略悉其概
遂檢出細加研究知為陳聖酒友魯夙無疑以示諸賞鑑家頗
訝余為具正法眼藏也按此陳氏本係承以為唐摹弁州以為米
摹褚蹟無從辨之矣

蘭亭自唐至南宋臨摹不下千種而要以定武為第一定武有五
字損本湍流帶右天五字有損也又崇山字斷六七八行為裂本
亭列幽盛遊古不群殊為九字不全本其天字全者為定武肥本
天字小損者為定武瘦本至紹興元年刊定武初搨後有寶字大
印及御製跋為御府本先是元祐四年張瑛官邯鄲摹家藏定武
本于石為邯鄲本若五字不損更有棗木刻本彼古今士人所藏
禊帖即一定武未易殫述也

周公瑾常言蘭亭不列官法帖中亦前草選詩不入李杜之意
珊瑚網載千頃生所述道山清話云頃行役陝府道留舍於逆旅
因步行田間有鄰學究教授二三小兒間與之語言皆無倫次忽
見案間有小兒書卷其背乃蔡襄寫洛神賦已截為兩段其一塗
汙已不可識問其何所得曰吾家敗簾中物也問更有別紙可
見否乃從壁間書夾中取二三紙大半是襄書簡亦有李西臺川
箋所寫詩數紙因以隨行白紙百餘幅易之欣然見授問其家世

曰吾祖亦常為六宮母父罷宮歸死于此吾時年幼養于近村學
究家今從李姓吾祖官稱姓名皆不可得而知頃時如此紙甚多
皆與小兒作書卷及糊窗用矣會日已暮乃歸旅舍明日天未明
即登塗不及再往至今為恨

汪玉水有紫檀界方一對首錫行書云兀坐草玄風后為奸爾往
鎮之世掌我編敬仲銘紹美製界圍雕鏤花鳥極精工信出自名
手上飾漢玉昭文帶一粟米文一卧蠶文血蝕殊古而瑩潤而刺
草玄閣佳器故楊鐵堆物也

書聚骨扇如令舞女在瓦礫堆上作伎即飛燕玉環亦為減態此
祝京兆語也

宋鄭景望雜著中一則云余中歲少睡展轉一榻間胸中既無纖
物頗覺心志和悅神宇寧靜有不能名言者時聞鼠齧啣下有聲
亦是一樂事當門老僕鼻息如雷間亦為藝語或悲或喜或怒或
歌聽之每啓齒意其亦必自以為得而余不得與也讀此可以安
寢新建陳士業弘緒採入寒夜錄

明萬曆朝御史張邦俊疏陳從祀易名二大典舉同鄉先達應從
祀者一人曰呂紳應補謚者十四人曰雍泰魏學會盛訥王用賓
馬理張璉張撫胡執禮胡嘉謨李夢陽張原裴紹宗鄒應龍王維
禎三十五年禮部題請會議舉行奉旨易名關係國是不厭詳慎
其日久論定及近年應否給謚者俱開列寔蹟從公會議具奏四
十四年禮部會議彙題先後共舉七十餘人留中不發泰昌朝亦
未舉行天啟元年奉旨前禮部題請應謚七十四人既經會議允

當並此外第年卹與請誥十人俱准賜誥共得誥者八十四人而
邦俊疏中之王用寶張璉張撫胡執禮胡嘉謨張原裴紹宗鄒應
龍王維楨不與焉事歷三朝雖奉明旨而知之者鮮如馬理
李夢陽之謚即其後裔至今皆不知而渡時尚有為夢陽請謚者
又如楊慎陶望齡最有時名亦莫能舉其謚他可知矣

臨洛李副使芳蘊

好玄學年七十餘祈于董果夢呂仙祠願與純

陽一遇他日至祠下遇一道人告以求見純陽之誠道人曰即使
純陽當前君烏從知且君亟欲求見何謂耶李曰欲使吾白髯轉
黑耳道人曰白者安能黑倘遇純陽或可令復生黑髯耳以手掀
李髯摸其頷者三一笑而別數日白髯中忽生黑髯一簇長寸許
光澤異常李大悅每掀髯示人曰吾真與純陽遇矣

宋寶祐四年登科錄第一甲第一名文公天祥第二甲第一名謝
公枋得第二甲第二十七名陸公秀夫忠節萃于一榜洵為千古
美談錢塘吳寶岷陳琰有記

附記

康熙己卯春正月孫子大白以宋寶祐四年登科錄屬余

記余憮然曰自設科以來登科錄多矣此以文信國公及第而
重者也首簡載宋寶祐四年五月八日御試策題一道次列御
試勅差詳定官三人編排官二人初考官三人添差初考官四
人覆考官三人添差覆考官四人初考檢點試卷官一人覆考
檢點試卷官一人為王應麟對讀官五人覆封官二人巡捕官
二人五月十四日皇帝御集筆硯書名寫進七支天祥以下及
第出身同出身共六百一人

格賜進士期集試一千二百
日滿謝先聖先師卷而公
于禮部貢院七月一日奉
貫四日拜黃甲使同年十
也第一甲二十一人姓香名
如二甲至五甲做次皆大
年二十治賦一舉本貢吉州
者有以祖父為戶或自為戶
第一名為謝枋得字君直小
一舉本貫信州貴溪縣居
矣尤奇者第二甲第二十七

一舉本貫淮安州鹽城縣
三人而已嗣是第三甲鄭必
以下二百四十八人第五甲
者絕少然有此三人可憐千
總計宗室玉牒登科者七十
有兄弟同榜者七人真釋
外兄弟同榜者八人張
雅若吳也又兄弟同年者
弟必陵也至若一甲第
檢點試卷官故無進
公汝愚之孫也玉牒由

並表之其錄由太學上舍生也其錄錄功部承節郎或內
合奏名乎然或宗子省元也其書：元經魁賦魁公魁皆特書
其治易詩書禮春秋而得者六兩種者有治藏者有兼治一經
者每舉必書而治賦者無多其有免舉者其年自十九以至六
十餘皆備書若乎當而采之身存身已種不絕如綫而同榜名
臣得此三人豈非天意授生三人乎一榜以表宋三百年養
士之報者哉讀文公策其人性命關係無遺願其君持不息之
心急求所以為安民淑士節財弭寇之道而又重宰相以開公
道之門收君子以壽康道之脉皆救時之藥石至己未登災仗
闕兩上書不報而罷天下大事去矣雖謝陸兩公可為夾輔其
如國運何往余閱紹興十八年登科錄朱文公登王佐榜第五

甲第九十人為科名重然通榜三百二十八人祇一人耳且國
運亦未至于此極也今三公鼎足而峙不惜以身蹈水火赴湯
鑊為九鼎一絲之繫余閱未終卷輒為三公歎息而不能已矧
身當其時者乎因詳記其始末而歸之

海忠介印以泥為之畧煨以火文曰掌風化之官觀之覺忠介嚴
氣正性肅然于前凜不敢犯見周侍郎樂園印人傳

王考功西樵士祿語子弟曰吾常見舊家子某薰衣剃面種極

其華飾而面目殊為可憎陳其年雖燕短而髯不修邊幅吾對之

祇覺其斌媚可愛蓋以伊胸中有數千卷書耳

孫少宰退谷先生承澤常言東林書院甚悉云有明盛時各省俱

有書院自張江陵當國始行嚴禁江陵毀復補上建置一時著名

者徽州江右關中無錫而四至天啓中京師始有首善書院然人不知各處書院而統謂之東林又不知東林所自始而但借東林二字以為害諸君子之名目蓋東林乃無錫書院名也宋楊龜山先生所建後廢為僧寺顧涇陽先生自吏部罷歸購其地建先生祠同志者相與構精舍居焉至甲辰冬始與高忠憲教公開講其中立為會約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為教然躬與講席者僅數人時涇陽先生已辭光祿之召不赴于新進立朝諸公漠無與也迨忠憲起為總憲風裁大著疏發御史崔呈秀之賊呈秀遂父事魏忠賢日嗾忠賢曰東林欲殺我父子忠賢初不知東林為何地東林之人為何人輒曰東林殺我既而楊左諸公交章劾瑞益信諸人之言不虛也于是有憾于諸君子者牽連羅織以逢逆黨之惡

銀鐺大獄慘動天地遂首毀京師書院而天下之書院俱廢矣余撫吳重葺書院釐正祀典

附祀紀
原配位羅仲素 從彥 胡德輝 程 俞玉泉 標 尤遂初 萊 李 小山 祥 蔣實齋 重珍 邵二泉 實

明

顧涇陽 憲成 顧涇凡 允成 錢啓新一本 薛元臺 敷教 安我素 希

范 劉本儒 元珍 高景逸 攀龍 葉開道 茂才 陳筠塘 幼學 吳素衣

桂森 許靜餘 世卿 鄒經畬 期禎

兩廡從祀姓名開列如左

元

虞薇山 薦登

明

史玉池 夢麟 孫淇澳 真行 余振衡 王節 張弦所 夢時 華鳳超 久

誠 陳幾亭 龍正 成賈慈 勇 秦大音 籍周懷魯 見教 李元冲 復陽

馮少墟 從吾 丁慎所 元薦 歐陽宜 諸東鳳 劉念臺 宗周 王儉齋

永圖 華燕超 久謀 楊大洪 連繆西溪 昌期 魏廓園 大中 文湛持

震孟 黃石齋 道周 金狷菴 鉉 吳霞舟 鍾巒 鄒南舉 元標 于景素

飛兼 宿仁寰 夢鯉 秦水菴 勇載 華訥菴 貞元 周仲馭 鑣 鄒忠餘

期相 陳並漁 正卿 張泰巖 雲鸞 黃日齋 廣 秦澹綠 重泰 賀亨陽

時泰 熊祈公 祈廷 汪鶴嶼 康謀 蔡雲怡 懋德 胡慎三 時忠 龔佩

潛廷祥 王軒籙 家楨

國朝

徐錄門 日達 顧庸菴 樞 高棠旃 世泰 陳子泉 侯 孫北海 承臣 施

曠如 元徵 龔震西 廷歷 崇佩之 毅 刁蒙吉 包 惲遜菴 日初 王敬

哉 崇簡 湯潛菴 斌

李龍根畫人馬恒在絹上取法唐人用筆刻畫惟毘陵莊氏所藏

五馬圖卷用澄心堂紙白描微設色簡古超妙獨冠諸跡周公謹

雲烟過眼錄載黃魯直云伯時畫天廡滿川花放筆而馬殂矣蓋

神魄皆為伯時取之而去也異哉

廬山開先心壁道人 趙淵 每除夕將篋中藏書札檢閱一過云

當與故人守歲

金虎生西蕃托諾山軀如鼠馬虎頭毛色如沉香性靈而悍夜伺

鴛鴦鴻雁宿時鑽入翅中嚙其項志飛而墮則隨之下而食之潛

形松枝俟麋過躍而踞其兩角之介食其腦麋觸之不可得益征
厄魯持時所獲養之禁中者

飛狐毛深褐銳頭缺口如鳥而其差小尾之長與身等肉翅如蟹
裙四足生翅中前二足四爪後二足五爪每翅不過尋丈以上見
汪庶常紫蒼願隋 鑿出塞錄

平壽河書入西封玉臨土外志取入困集慎遠錄吳文選又所著

女... 版

池北偶談

濟南王士禎阮亭著

談藝

岐梁倡和集

蘇文忠公鳳翔八觀詩古今奇作與杜子美韓退之鼎峙文定皆
有和作謂之岐梁倡和集然魄力不逮文忠矣文定作文忠墓誌
謂自黃州後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乎不能及然此早歲
之作亦自不敵也穎濱集中如魏佛狸湖陰曲等篇亦是高作

飛廉館瓦

元王文定 憚 秋澗集有飛廉館瓦硯歌略云劉郎香：秋風客神
鳥冥飛憶初格豹章爵首尾蟠蛇建章千門風列：云：此亦在

說於池北偶談